



试析网络流行语的语音结构特征 ——兼论网络流行语的规范问题

潘纪龙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摘要:相较于有关“词”研究的蓬勃发展,汉语学界关于“语”的语音研究甚是匮乏,引人深思。基于此,我们以网络流行语为例,首先论证了网络流行语属于“语”的客观事实。其次,通过分析语音特征,我们发现网络流行语至少存在三项结构性的语音特征:一是网络流行语一般由八音节及以下,双音节以上的音流组成;二是就声韵而言,网络流行语多以开口度大的/a/作韵腹,且存在多类非典型的叠音、变音、删音等现象;三是通过结合平仄分析法及语步概念,发现网络流行语具备强韵律感与弱韵律感的分野。由此,网络流行语的交际效果体现为鲜明的对话倾向、凸显自指与自我选择的意愿、表达极性的强烈动机三个方面。最终,我们从汉语词汇系统的整体角度,尝试为网络流行语的规范问题提出了三方面甄选原则,分别为音节标准、韵律标准、雅俗标准。

关键词:网络流行语,语音,词汇,平仄

近年来,网络流行语的异军突起为词汇学研究带来了新材料与新问题。网络流行语作为网络语言的新产物,以其独特性与创造性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与热烈讨论。

通过统计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我们发现:主题为“网络流行语”的文献共有 3,768 篇。其中,关键词包括“语音”的文献只有 5 篇^①。由此可见,极少有研究网络流行语的文

^① 数据来源: 中国知网 <https://kns.cnki.net/KVisual/ArticleAnalysis/index>, 数据收集日期: 2023 年 10 月 9 日。

2959-6734 © Shuangqing Academic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November 28, 2023 Accepted December 8, 2023 Available online December 9, 2023
To cite this paper: 潘纪龙 (2023). 试析网络流行语的语音结构特征——兼论网络流行语的规范问题. 语言与语义研究, 第 1 卷, 第 2 期, 1-9.
Doi: <https://doi.org/10.55375/lasr.2023.1.2.1>

献立意于词汇语音而开展的研究。本文针对此种研究缺位的实际问题，通过自建近十年来的网络流行语语料库，试图从词语的语音角度探究网络流行语的结构特征，最终为网络流行语的规范问题及其他固定语的分析方法提供一些有益思考。

一、定义辨难与研究准备

网络流行语是否属于语或固定语的研究范畴？在开始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回应。

刘叔新在划分词汇单位时将“词的固定组合体称为‘固定语’”^①。王吉辉认为固定语一如字面意义，“就是词的固定组合”^②。温端政在《汉语语汇学教程》中指出语的定义是“结构相对固定的叙述性语言单位”^③。符淮青认为“固定语是指语言中可以把词作为构成成分的、同词一样作为一个整体来运用的语言单位”^④。葛本仪将此种与“词”对应的概念称为“相对于词的作用的固定结构的总汇”^⑤。

我们认为，“语”和“词”同作为具有宏观性的词汇学一级概念，其定义框架应以精简扼要为宜，不宜像成语、惯用语等二级概念般定义特征颇多。由此观之，各家观点虽有出入，但我们基本可以认为“固定性”与“比词大”是判断语言单位是否属于“语”的主要标准。为讨论方便起见，下文将统一以“语”代表所讨论的基础概念。

现在，我们来看一些网络流行语的例子：

a. 葛优躺 洪荒之力 觉醒年代 且行且珍惜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这些网络流行语明显符合上述有关语“固定性”与“比词大”的两项定义标准。因此，我们将网络流行语划入语或固定语的研究框架下不是没有原因的。

为所选取语料的典型性起见，我们选取了近十年“汉语盘点”评选出的“年度十大网络用语”作为研究对象，并自建2012-2022年的十大网络流行语语料库。“汉语盘点”是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和商务印书馆发起的活动，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与可信度，为我们开展研究提供了较为坚实的话语基础。

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上述“语”的标准对语料进行甄别与筛选。为了语料的准确性，我们将剔除“怼”“逆袭”等明显属于词的部分，确保下文的研究都是在以“语”为对象的基础上进行的。

二、网络流行语的语音结构特征

我们认为，网络流行语的语音结构特征可以从音节、声韵、平仄三方面开展研究。

^①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0页。

^② 王吉辉：《固定语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③ 温端政：《汉语语汇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6页。

^④ 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9页。

^⑤ 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5页。

(一) 音节

我们统计了近十年的十大网络流行语的音节数量，并列入下表：

表 1 2012-2022 年十大网络流行语音节数量情况

音节数	频次	百分比
双音节	16	16. 33%
三音节	23	23. 47%
四音节	18	18. 37%
五音节	16	16. 33%
六音节	9	9. 18%
七音节	4	4. 08%
八音节	7	7. 14%
八音节以上	5	5. 10%
总计	98	100%

我们发现，网络流行语以三音节为主，占比为 23.47%。其中，最短的是双音节（“佛系”等），最长的是十五音节（“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偏偏要靠才华”）。另外，音节数量多为八音节及以下，合计占比 94.90%。从这里对网络流行语的音节特征进行切分，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证所选取对象的代表性与典型性。由此，我们可以初步推断，网络流行语一般由八音节及以下，双音节以上的音流组成。

刘叔新认为“固定语的语音形式，短的可以缩双音节、三音节的音流，长的从五、六个音节至八、九个音节甚至十多个音节的长度”^①。因此，网络流行语的多音节情况不属意外。这反而启示我们：网络流行语的音节情况仍有规律可循，并将为我们预测网络流行语的更迭及消亡提供数据支持与标准参考。

(二) 声韵

我们将从韵腹、叠音、谐音三方面的声韵特征来进行分析。

1、韵腹

一般认为，韵腹是指复韵母中开口度最大、发音最响亮的元音，也叫主要元音。分析韵腹的特点可以帮助我们较准确地掌握网络流行语的韵母特征，进而为探究网络流行语的表义特征提供便利。因此，我们分类统计了网络流行语的韵腹数量情况，如表 2 所示：

^①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第 171 页。

表2 2012-2022年十大网络流行语韵腹数量情况

韵腹	频次	百分比
/a/	155	37.99%
/o/	53	12.99%
/e/	102	25.00%
/i/	57	13.97%
/u/	32	7.84%
/ü/	9	2.21%
总计	408	100%

不难发现，韵腹为/a/、/e/、/o/、/i/的网络流行语占比较高，而韵腹为/u/、/ü/的网络流行语占比较低。其中，韵腹/a/的网络流行语占比最高，韵腹/ü/的网络流行语占比最低。开口度最大的/a/作韵腹时出现频次最高，可能与网络流行语表达强烈感情或意愿的需要不无关系。

为了得到更清晰的规律，我们统计了高频字的韵腹与频次特征，如下所示：

- b. 我(韵腹/o/，30次)、不(韵腹/u/，18次)
- 你(韵腹/i/，14次)、大(韵腹/a/，12次)
- 好(韵腹/a/，6次)、高(韵腹/a/，6次)

结合汉字与语义分析，我们不难总结出有关网络流行语的三条结构特征：一是鲜明的对话倾向(“我”“你”);二是凸显自指与自我选择的意愿(“我”“不”);三是表达极性的强烈动机(“大”“好”“高”)。从音出发，音义结合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深入探讨网络流行语的结构特点展示了新的可能性。

2、叠音

网络流行语的叠音现象种类不一，较为特别。近年的网络流行语既有传统的叠音结构：

- c. 萌萌哒 我想静静
- 绝绝子 YYDS
-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偏偏要靠才华

这一类符合汉语使用者的语感，其结构特点是叠音必须双用，单用则不成完整意义的语句，试观下例：

- d *. 萌哒 我想静
- 绝子 YYDS
- 明可以靠脸吃饭，却偏偏要靠才华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类似的叠音结构在网络流行语中兴起。例如，2017年十大网络流行语之一的“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便颇具代表性。倘若我们将眼光投向其他汉语词汇，不难

得出如下结构组：

- e. 惊不惊喜 高不高兴 感不感动
 害不害怕 难不难过 伤不伤心

e 组与 c 组的最大不同在于叠音间出现了一个副词“不”。乍看之下，e 组不能算是叠音结构，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结构的原型应该如 f 组所示：

- f. 惊喜不惊喜 高兴不高兴 感动不感动
 害怕不害怕 难过不难过 伤动不伤心

可知，f 组由两个相同的双音节词与“不”组成，e 组则是由 f 组省略了第一个双音节词的第二音节而形成的，并不影响语句的主要结构和整体意义。由此，我们将 e 组语看作类叠音结构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究其原因，正是诗律的长期影响下汉语使用者对四字格的偏爱倾向使然。恰如刘叔新所说“四字格的长度很适中，既不至于形成长串的音节而使人发音不顺畅，同时又可表示丰满、复杂的意思和明晰的结构关系”^①。我们可以认为，网络流行语的兴盛为非典型语结构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与动力。

3、谐音

谐音多指利用汉字多同音、近音的特点，凭借同音或近音字来代替本字，一般可以达到产生辞趣的效果。清代《春明梦录·客座偶谈》所记载的“人以像姑名之，谐音遂呼为相公”^②便是这一语言现象的生动写照。

网络流行语的谐音现象同样值得关注，试看下列谐音类网络流行语(括号内为原型):

- g. 集美(姐妹) 涨姿势(涨知识)
 奥利给(おりげ) 雨女无瓜(与你无关)
 蓝瘦香菇(难受想哭)

就谐音来源而言，我们大致可以将谐音类网络流行语分为两小类：中文来源类与外文来源类。其中，中文来源类网络流行语的谐音主要受到汉语方言的影响。发言者的方言背景特点会影响普通话的标准发音，而发达的互联网则将带有地方色彩的语音特点带入了大众的视野。例如，“蓝瘦香菇”是广西方言残留的影响所致，“雨女无瓜”则带有台湾腔的色彩。近年来，外文来源类的网络流行语也逐渐兴起。例如，“おりげ”本为日本游戏的招式口号，却被网友巧借汉语的近音而创造出了如今的网络流行语“奥利给”。

谐音方法方面，网络流行语的谐音主要借助变音与删音两种方法。例如“集美 [tɕi³⁵ mei²¹⁴]”由“姐妹 [tɕiɛ²¹⁴ mei⁵¹]”删去音素[ɛ]并且经历两次变调而成，“涨姿势” [tʂəŋ²¹⁴ tsɿ⁵⁵ʂi⁵¹]则是“涨知识” [tʂəŋ²¹⁴ tʂɿ⁵⁵ʂi⁵⁵]舌位靠前，变舌尖后音为舌尖前音的结果。数字代表汉字声调音值。我们认为，如果能在不影响语言纯洁性的前提下利用好汉语谐音，则有利于营

^①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第 171 页。

^② (清)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第 202 页。

造轻快幽默的氛围，增强表情达意的效果。

(三) 平仄

平仄包括平声和仄声，也泛指诗文的韵律。一般认为，现代汉语四声中的第一、二声为平调，第三、四声为仄调。倘若能用好平仄，便易给人美感，使得语句抑扬顿挫，增强语言传情达意的功用。假若调配平仄失当，反而有损于正常表达。宋代陈鹄所说的“凡表、啟之类，近代声律尤严。或乖平仄，则谓之失黏”^①正是这个道理。

为了更好地考察网络流行语的平仄，我们可以借用传统韵文节奏中“音步”的概念，进而提出针对现代汉语词汇语音研究的“语步”^②概念。我们认为，“语步”是指语的音节数量与平仄配对的组合。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开展对于网络流行语的平仄研究。

如若能达成这一共识，我们便可对下例进行语步分析：

h. 逆/行/者(仄/平/仄)

不忘/初心(仄仄/平平)

是个/狼人(仄仄/平平)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仄仄/平仄平，平平/仄平平)

i. 奥/利给(仄/仄仄)

主要/看/气质(仄仄/仄/仄仄)

保证/不/打死你(仄仄/仄/仄仄仄)

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

我们发现，可以依据韵律感的强弱将语料库中所有的网络流行语的平仄关系分为 h 与 i 两类。其中，h 类属于韵律感较强的类型，i 类属于韵律感较弱的种类。通过分析语步特征的不同表象，我们发现 h 类(共 82 例)前后语步的平仄关系变化丰富，结构对称，故而韵律感较强，i 类(共 16 例)连续语步间的平仄关系缺乏变化，结构单调，韵律感随之较弱。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平仄关系缺乏变化与否的判准为“是否存在三个及以上的连续相同的平仄调”。连续相同的平仄调均在三个以下的网络流行语属于强韵律感的类型，连续相同的平仄调为三个及以上的网络流行语属于弱韵律感的类型。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初步结论：未出现三个连续相同的平仄调是网络流行语具有更强韵律感与音乐美的必要条件。

三、网络流行语的规范问题与基本标准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为了提高网上聊天的效率与满足特定的交际需要，网民自发创造了属于互联网的特定语言——网络流行语。从最早且较为直白的“中国好声音”、“元芳你怎么看”、“高富帅”等发展至今，网络流行语已然呈现出丰富的创造力与强大的传播力。粗放式

^① (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第 25 页。

^② 我们发现，温端政在《汉语语汇学教程》中所称的“语步”侧重音节数量的区别而未考察平仄关系，是仍需完善的。结合刘叔新利用平仄对比研究四字格音律的方法，我们试提出更加完备的“语步”概念。

的发展过程在丰富词汇材料与语言现象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新形势与新问题。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对网络流行语的语音特征与功用有所了解，但也看到网络流行语的规范问题正逐渐浮出水面。

不少人都关注到网络流行语所带来的负功，但多从传播学或翻译论的角度进行思考(如李薇薇《媒体流行语及其规范化研究》^①等)，鲜有从语言学视角作出判别标准与规范建议的论著。例如，网络流行语夹杂使用外来语、符号甚至图形的方式是否可取？网络流行语是否具有结构性的语音特征？反映消极情绪或负面现象的网络流行语是否适宜推广？这些问题都表明，规范分析网络流行语发展规律，将会为我们洞察汉语新兴词汇提供更多有益思考。

我们认为，网络流行语的规范分析问题首先是语言问题，理应回归语言本位的角度进行探讨。其次，网络流行语的复杂性要求语言文字工作者综合使用包括语音在内的复合型标准进行管理。句法与语用等标准固然重要，但语音标准也应当成为鉴别与规范网络流行语的重要把手。基于此信念，以下是我们对规范分析网络流行语的建议性标准：

（一）音节标准

语言的发展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但绝不意味着无规律可循。作为语的一类，网络流行语必然有音节格式上的特征与限制。上文例证与分析指出，以三音节为主的网络流行语展现了当代汉语的充沛活力。例如，“逆行者”“柠檬精”“葛优躺”等言简意赅的三字组合成为了现代中国人表情达意的有力工具。总体而言，近年来的网络流行语也表露了一般由八音节及以下，双音节以上的音流组成的整体性结构特点。

网络流行语的历史已经呈现了此类新兴语言结构在总体上趋向统一的内在发展规律。由此，我们没有原因不认为网络流行语的音节数量的规律性特征，即“网络流行语一般由八音节及以下，双音节以上的音流构成”应该成为甄选与规范网络流行语的第一道标准。我们建议，目前有必要以一定的音节格式来框定网络流行语的范围，因为这将会遏制网络流行语野蛮生长的现有趋势，为网络流行语的健康发展提供助力。

（二）韵律标准

韵律标准是规范网络流行语的第二标准。结合上文，我们发现网络流行语内部存在着不同甚至迥异的平仄关系。我们认为，相较平仄关系失谐，韵律感弱的一方，平仄关系和谐，韵律感强的网络流行语进入汉语词汇系统的理据性与信服力更胜一筹。若能达成此共识，我们便可以依据“是否存在三个及以上的连续相同的平仄调”这一韵律标准来将网络流行语划分为强韵律感类与弱韵律感类。

强韵律感类适应汉语语音规律，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而弱韵律感类违反汉语语音规律，不宜进入现有词汇体系。进而，我们便可评估新兴网络流行语的生命与价值，预测现有网络流行语的迭变与兴衰。

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人为的空想与妄语，而是汉语的内部发展规律与使用者的自然选

^① 李薇薇：媒体流行语及其规范化研究，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择使然。近年来，“主要看气质”“保证不打死你”(均属上文的 i 类)等网络流行语的悄然退场印证了不合韵律的网络流行语必然会经历自然而然的消亡过程。

(三) 雅俗标准

互联网的发展带动的不仅是词汇的变动，更有语言的超发乃至语言的系统性膨胀。需要注意的是，其中不乏有符合音节与韵律标准，但仍亟需规范甚至根除的部分。例如，有网友用“好嗨哟”来表达兴奋，符合韵律但枯燥乏味，纯属粗制滥造的语言产物。粗制与滥用网络流行语给语言带来的不但是表义上的偏离，也有审美上的缺陷。因此，我们需要“雅俗与否”作为筛选与规范网络流行语的补充性标准。

作为文化传播的新载体与语言生活的新平台，互联网的强大传播力毋庸赘言。既然网络流行语的传播速度如此惊人，且具备进入汉语词汇系统的可能性，语言文字工作者便不应当对匡谬正俗的重任熟视无睹，不能对反映社会暴戾现象或庸俗思想观念等语言成分置若罔闻。

在评判语言的雅俗与否时，我们建议从流行语的来源、本义、引申义三方面角度进行鉴别与考量。倘若一个网络流行语在“来源、本义、引申义”中，有两项及以上属于低俗风格，则不适宜宣传推广。语言学家及语言文字工作者应承担起论证及宣传的责任，对于此类价值不高的固定语给予抵制与规范。例如，“保证不打死你”虽然引申使用时多为发泄情绪的调侃用语，但是来源是网友对电影中反派人物的印象，并且其本义带有较强煽动性与暴力倾向，便违背了雅俗标准，便不宜收入汉语词汇系统。

我们相信，综合使用音节标准、韵律标准、雅俗标准三层原则的鉴别方法既考虑了网络流行语的语音特征，更结合了对网络传播特点的考量，将会为当今网络流行语的规范问题提供些微借鉴。

四、结语

长期以来，网络流行语的旺盛成长受到了汉语使用者的追捧与汉语研究者的重视。然而，习焉不察的弊病使得学界对网络流行语的研究颇多从句法、语用视角展开，对语音结构特征的着墨颇少。语言作为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音与义之间的关系有着无穷奥秘等待发掘。然而，我们也需时刻警惕由于偏倚一方而走向迷途的可能性。

深感于此，我们通过分析语音特征，最终发现网络流行语是存在语音结构规律可循的。我们认为，网络流行语至少具有三个结构性特征：一是网络流行语一般由八音节及以下，双音节以上的音流组成；二是网络流行语多以/a/作韵腹，且存在多类叠音、谐音现象；三是网络流行语具备强韵律感与弱韵律感的分野。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规范网络流行语势在必行。本着综合使用包括语音在内的复合型标准的理念，我们提出了音节标准、韵律标准、雅俗标准三方面的规范原则，希望能对相关语言规范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作为新现象与新产物，网络流行语为我们理解汉语词汇的产生、发展、兴盛以至于消亡

都提供了宝贵的语言材料与全新的研究视域。我们由衷地相信，网络流行语的发展会经历一个由乱转治的过程，最终为词汇学乃至语言学研究呈现出全新的经验补充与理论裨益。